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記纂淵海卷五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徐日焕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録監生臣李廷曾

記纂淵海卷五十九

宋 潘自牧 撰

論議部

事難定論

子仁義道德常安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漫突盜常危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荀榮辱 謂夏必長而麥枯冬必凋而竹柏茂又盛陽宜暑而夏未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冬未必無暫溫也抱朴子 水主純冷而有溫谷之湯

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焰重類應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牂柯有沉羽之流同上

史晉司馬侯曰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左昭四年

孔子曰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孔子世家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西漢韓信傳

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

功名漢武帝紀韓明宗曰苟有奇才雖屠釣奴虜之賤亦可用之苟非其人雖三后之胄自墜於皂隸矣後魏書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於凶者有矣為惡者未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焉新唐書集盛衰無常惟受所丁東都賦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犂鋤不見三公後寒飢出無驢韓集

事有定分

經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語顔淵

子分定故也孟子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荀子天道兎走於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矣得兎為定分也積兎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兎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慎子亙入事同體異

史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史平準書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摶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史李斯傳竇姬入侍太后出宫人賜諸侯竇姬在行中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請其主

遣宦者使置我趙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籍中至代王獨幸生兩男及文帝立姬立為皇后長男為太子史外戚世家

漢文使善相者相鄧通相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道銅山得自鑄錢景帝立有告通徼外鑄錢案没入之竟不得一錢寄死人家西漢佞幸傳

班彪曰饑饉流隸飢寒道路所顧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通鑑

萬人逐兎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東漢袁紹傳

集浮生有定分飢飽豈可逃杜工部　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同上中人愛富貴高士慕神仙神仙須有兼富貴亦在天白樂天　或有終老者沈賤如泥沙或有始壯者飄忽如風花同上所賦有厚薄不可移者命　鵬鷃高低事皆定　苟無金骨相不列丹臺名同上顔回簞瓢纔自給肥醲不到口年不登三十張蒼幸愛浩無際妾媵填後房竟壽百餘歳白樂天互入分量不同事難詰問　萬户侯須骨上來劉賓客　貴人自貴貧自貧元微之集　蓬累江湖坎壈中歳

衣不襲突不黔彼秉堅驅良滅没於康莊者復何人哉繇是而言可以言命之權載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餘皆决然罷去知竒寶之有歸也柳文高流之為徐州刺史河决水繞城破一古墓得銘曰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流之為造棺槨改葬之朝野僉載

事難詰問

經伯牛有疾子問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

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語雍也

子冉耕字伯牛以德行著名而有惡疾子曰命矣夫家語彭

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

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

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吴田

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列子兎絲無

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淮南子夫

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

路葅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同上精神訓

史伯夷叔齊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回也屢空而卒早夭盜跖暴戾恣睢橫行天下竟以壽終史記伯夷傳

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西漢諸葛豐傳

長平坑卒未必盡犯三刑南陽貴人豈必俱當六合通鑑唐紀

康澄上疏曰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同上後唐明宗紀

傳記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

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 說苑

集日何為兮右轉天何為兮左旋磐石何神兮立天地

巨靈何聖兮造山川螟何細兮師曠清耳而不聞離朱

拭目而無見鵬何壯兮摶扶揺而翔九萬運海水而擊

三千龜與蛇兮異其長短之質椿與菌兮殊其小大之

年鍾可鳴兮應霜氣歛何伏兮動星躔列子何方兮御

風而能行師丹何術兮驗火而登仙魯陽揮戈兮轉于

西日陶侃折翼兮登乎上玄女何冤兮化精衛帝何恥

兮化杜鵑唐文粹楊伯渾天賦 以為天不知人事耶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三次之福以為知人事乎則楚昭有弗禜之應邾文無延朝之報曹植相論 天意高難問杜工部 自古聖賢多薄命奸雄惡少封公侯同上 金張世禄原憲貧白樂天 人生少滿百不得長歡樂誰謂天地心千齡與龜鶴同上 愚者多貴壽賢者多賤殀 謂天不愛人胡為生其賢謂天果愛人胡為奪其年並同上 當秦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鋩抑所

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韓愈祭田廣文　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心得意滿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終眉壽不知造物者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殀耶未可知也韓文與崔書羣　顔淵簞瓢繞自給肥膿不到口年不登三十張蒼辛受浩無際妾媵填後房竟壽百餘歲白樂天互入分量不同事有定分　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

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韓文豈蕩而為太空與化無窮也將結而為耀光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泄怨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冩其神乎將為金為銀為圭為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為賢

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柳文亙見弔祭門貴不必賢壽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久矣柳文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從而來焉往而止　交州産多竒怪草木亦殊異吾怪陽德之炳耀獨滿於芬葩濃麗而罕鍾乎人　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同上殀顔病冉孔不知其故杜牧之集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為善者

將安所歸乎李習之集天道之用莫神於龍受戮為醢不知其凶王者之瑞莫聖於麟遇害於野不知其仁元微之集誰知天地意獨與龜鶴年白樂天謂善之福夷死何餓謂惡之禍跖死何肥皇甫湜何聖者千年而愚者其麻鳳凰不下而雞滿家何草木不芝盡野而莎何虫不龍盡水而蝦玉何為而脆石何為而頑明允何戚宵小何蕃何麟而怪何鶴而軒同上何闔閭之死金玉其墓何黔婁之死手足不覆孰主張其事而顛倒其數　直道天何在同上

本朝顔回飲瓢水陋巷卧曲肱盜跖厭人肝九州恣横行回仁而短命跖壽死免兵愚夫仰天呼禍福豈足憑歐公集

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同上

行豐而腴乃享其癯堊華雖敷不的而枯歐公祭質夫文

世之言曰死者澌之今之來兮是耶非耶歐公集

豈有聲名高後世遂無饘粥永今朝臨川集

胡為而然胡負於天誰不壽考獨嗇其年誰不富貴使終賤寒老蘇集

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而能匀平無有麤

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自然蕭散無有踈密東坡書若達經將軍百戰竟不侯伯郎一斛得凉州東坡淮山邃秀鍾草木不產英髦產嘉卉梅聖俞

事難強為

經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王制記子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

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孟子滕文上 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杜子駢拇篇謂鳬脛短鶴脛長 強哭者雖疾不哀強歡者雖笑不樂淮南子

史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從軍征伐之役通鑑晉元

集方鑿不受圓直木不為輪韋應物互兩不相與 莫將山下松結託水上萍白樂天

事有簡徑

子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雖涸井而渴池無柰之何也舉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淮南子史畧訓

史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左成五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西漢枚乘傳互見操約馭詳

董卓曰揚湯止沸莫如去薪通鑑後漢

蘇威嘗言於帝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通鑑

傳記百人舉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疾走戰國策

集寸管下傣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

形逃（陸機）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枚乘）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

事反所料

經眇能視跛能履（易履）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家人）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卦）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既濟）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

者也易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記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同上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同上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語季氏子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生於憂患而死

於安樂告子下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列子以瓦注者巧以黄金注者昏莊子以瓦摳者巧以黄金摳者惛列子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相愛於氷炭膠漆相賊氷炭相息也淮南子善游者溺善騎者墮淮南子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户不可不察也淮南子

史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没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史記孔子世家雍造怨而尤賞兮丁

繇惠而被戮西漢班固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同上鄒陽傳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於義敬之於和相反而皆相成也西漢藝文志千鈞浮而錙銖沈漢書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東漢臧宮傳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以其有德也通鑑漢殤紀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同上漢獻紀武后以易得人德宗以猜失士唐書陸贄傳傳記昔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壠五十步而樵採

者罪死不赦有能得齊王頭封萬户由是觀之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壠戰國策

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囊衣邀名續漢書

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說苑

順帝時京師謡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鈎乃封侯風俗通

集桑穀之妖反為福於太戊大鳥之慶竟成禍於帝辛李太白集

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韓文原性

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勾龍棄孔子皆不得

位而得常祀然皆不如孔子之盛韓文孰謂少者殁而長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耶韓文祭至柔反成堅常應篇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黄犀死莽郤文富貴亦有苦苦在心憂危貧賤亦有樂樂在身自由白樂天集蘇武却生返鄧通終死飢杜牧之百勝難慮敵三折乃良醫劉賓客本朝紛華暫時好俯仰浮雲散淡泊味愈長始終殊不變歐公集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東坡

賦

吾平生多難嘗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生可畏人也擠我于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東坡

凡有物必歸於盡時恃形以為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為差久東坡

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東坡

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穿石東坡

注金無全巧竊發或

中鵠山谷后皇蒔嘉橘中歲多戍枳同上白頭無故意異代有同音後山互見離合無親疎蔡天申得温公撰吕獻可墓銘以獻王安石天申初欲中温公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聞見録

事有湊偶

經遇主于巷易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詩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同上

史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西漢王莽傳

集正丁厥時選新論　適丁民之有是時也韓文

事與願違

子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家語　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殀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貧賤死殀是不能至其所欲至也韓非子　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秀秋風敗之文中子

史晉羊祜曰天下不如意常十居七八晉本傳　謝安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及鎮新城造汎海之裝欲須

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遂遇疾篤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晉書

集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耋可惜歡娛地都非少文選吳季重牋

壯時杜詩耳聾目昏後堂上調絲竹齒牙缺落時盤中堆酒肉彼來此已去外餘中不足白樂天

榮名與壯齒相避如朝暮時命始欲來年顏已先去同上

繫官於朝願莫之遂韓文

遂虛逢好陽艷其那苦昏懵元微之集

本朝為政一年疾病半之東坡撰溫公神道碑

脂車秣馬試長道

一日百里先自期不知中途有陷穽山高日暮多棘茨

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樂城集

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後山好景難逢良會少倦游錄

事無全美

經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語

子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列子故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傷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淮南子

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揚子

史肥義曰吾欲全吾言安能全吾身史記趙世家子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西漢董仲舒傳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同上司馬遷贊范滂之母曰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漢范滂傳忠孝之節道不兩立東漢袁紹傳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同上張衡傳夫人才行少能相兼通鑑明紀孔忠臣不為孝子吳志卹逮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通鑑漢和紀晉羊祜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通鑑晉武紀互入事與願違周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

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晉書本傳亙見狗公忘私自古忠賢工

謀於國則拙於身多矣唐書王忠嗣傳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

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唐魏元志傳

傳記意不並說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

者必短於右說苑父賢不過堯而丹朱傲子賢不過舜而

瞽瞍拘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

臣賢不過湯禹而桀紂伐韓詩外傳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

無爪齒大戴禮易本命明月之珠不能無考不平也夜光之璧不

能無纇史通取悦小人見嗤君子同上翟備五色而翔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無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心雕龍

集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楚辭甘瓜抱苦蒂美棗生荊棘古詩瞽瞍清耳而無伶倫之察選連珠麗物苦偽醜器多牢魏阮瑀文質論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併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詩集序燿秉之珠不能無纇連城之璧不能無瑕陸贄奏議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逆

杜詩荔枝非名花牡丹無甘實白侍郎明月清風三五夜萬人行樂一人愁同上既竊時名又欲叨時之富貴使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白傳集詞人命薄多無位戰將功高少有文同上以揚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之道則不知文章柳見論文互見得此失彼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藝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乃穋之厄劉賔客光武出於支庶少康不及君親王微集日月高明有時傾冥珠玉貞潔不免疵瑕歐陽詹文全功難持大明難堅日赫於

晝而乏清媚月皎於夜而無溫煦李文饒　鵬鷹不傳之以馳騄驊騮不授之以騫翥同上　周勃霍光雖有勲伐而不知儒術枚臯嚴助善為文筆而不至廊廟　貴則近禍富多不仁同上　及親之貴自古罕兼老萊則空耀綵衣多慚綬冕潘岳則惟稱壽酒固乏鼎爨司空表聖文　賢不及富壽不及賢皇甫湜集　荊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纇唐文粹

譽高千載道屈一時　天乎與人才乎無命同上

本朝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之文章而常患於難

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為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力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居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於兩得況其下者乎歐文韓簡肅公文集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時與人鮮儷常奇東坡祭司馬君實文惟有文為不朽與有子為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有皆有此

二者也東坡祭柳子厚文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輙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東坡詩　故教窮到骨要使壽無涯同上　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實為三公唐之韓愈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在相府夫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常悲於不遇盖人之於世美惡必有所偏而天之於人賦予亦莫能備欒城集亙見事反所料　從昔嬋娟多命薄陳後山

事難遥度

經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詩小旻箋不行而坐謀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

史傳聞不如親見東漢馬援傳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通鑑趙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遥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西漢趙充國傳

事有難易

經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

可能也記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語

子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孟子

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揚子先知

客有為齊王畫者問之畫孰最難曰狗馬最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於前不可類也故難鬼魅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韓子

禹能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不能使水西流稷能闢田墾草以為百姓力農而不能使冬生禾淮南子

史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　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通鑑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照東漢郅彤傳　魏韓顯宗曰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說通鑑宋紀

傳記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呂氏春秋

集危於累卵難於上天易於反掌安於泰山選書　儀天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選演連珠　夫力易強

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韓文將新變故易持故為新難東野

本朝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乎天資而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東坡擬對策

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東坡議學校貢舉狀

事皆有法

子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

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孟離婁上盜亦有道莊子公輸不能加於繩墨荀法行釋法而為治堯不能正一國使中正守法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一也韓非子無凖繩雖魯班不能以定曲直淮南子斲木為棊捖革為鞠亦皆有法揚子

史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左襄十三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西漢賈誼傳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西漢韓安國傳

事有次第

經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書太甲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記曲禮下凡畫繢之事後素功周禮考工記凡家造祭器為先養器為後同上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記禮運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升高必自卑中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大學子曰繪事後素語八佾子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云荀強國注堂上惜未糞除則不可瞻曠郊野之

草也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猶此故先後上下不可不審淮南子

史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左襄三十一譬猶行舟雖不横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通鑑

集春雨潤木自葉流根文選將欲茂枝葉必先救根株白樂天

本朝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忌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東坡書唐六家書後

事久論定

子人有亡鈇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顔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相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列子

史臧文仲既没其言立_{左襄二十五}　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_{左襄三十}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不能及賢庸知謗乎_{通鑑}　子順曰先君相魯人誦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而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

政化既成民又誦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同上

張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通鑑漢武紀

劉敬使匈奴還言不可擊時漢兵已發上怒械繫敬至平城匈奴圍帝七日得解帝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為侯史本傳

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

五最後什八西漢本傳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西漢何武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司馬氏傳王邑嚴尤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揚雄傳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東坡班固傳陳寔為功曹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

外署倫從之鄉論訕其非舉倫後為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自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過則稱己者也寔因自引愆聞者方歎息同上本傳互入分謗論者或譏陳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通鑑三國魏明記樂廣為尚書令所在無當時之功譽然去後為後人所思晉書初王敦之舉兵也周顗表救王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而甚銜之既誅顗

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殷勤欵切執表流涕周顗事

王導曰人言伐貴貴後人當思此憒憒世說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謝安傳

晉王珣曰王陵廷爭陳平謹默但問歲晏何如耳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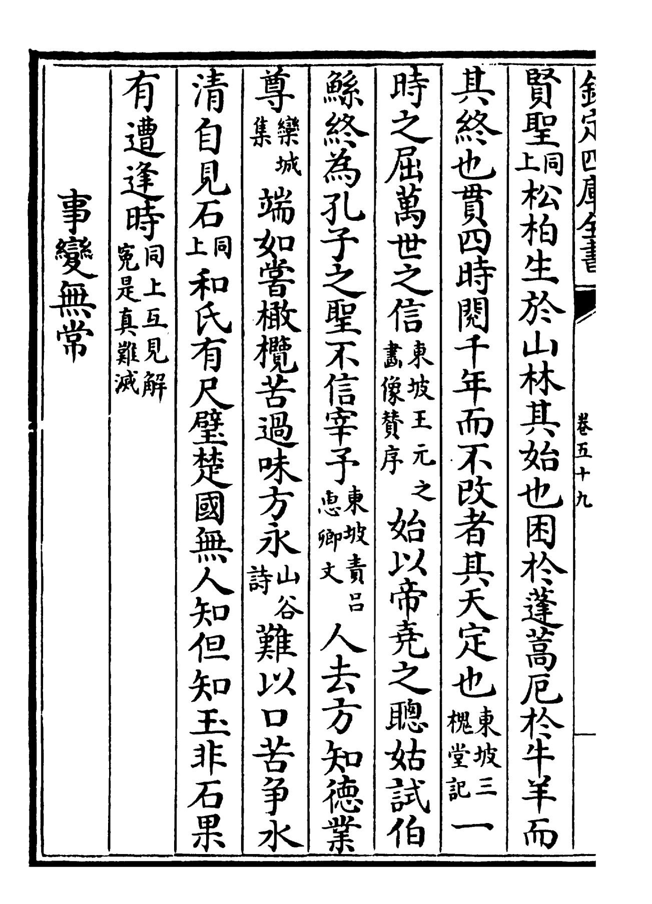
陽城處諫諍官士望其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也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寖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諍臣論譏切之居位八年而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帝怒甚無敢言城上疏論極延齡罪慷慨引義申直贄等

累日不止聞者寒慄城愈勵唐書本傳亙入不可淺量及不可窺測 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唐柳宗元傳

傳記天漢二年恒山西國獻續弦膠及火浣裘帝受以付庫不知二物之妙也以上貢不奇稽留使未遣會帝幸華林苑射虎而弩斷弦使者從駕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弦帝驚乃使武士數人對掣終日不斷毛裘入水經月不沈入火不焦帝重之厚賂使者而遣之十洲記 豫章之木生七年而材始辨廣志

集春華雖美期於秋實水璧雖澤期於見日（晉裴頠女史箴）文仲没而其言立子產終而遺愛存（張曲江集）桃李盛時雖寂寞雪霜多後始青葱（李義山集）一發之初雖失正鵠百鍊之後方辨精鋼（白帖）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假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白樂天）千淘萬漉雖辛苦汰盡狂沙始到金（劉賓客）福不在於其身慶必流於後嗣（唐文粹）大抵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没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

記未振柳子厚集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外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為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嘗不𬒳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韓文本朝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歐公祭蘇子美文良藥不甘口厥功見沉疴忠言初厭之事至每若何歐公集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同上後世苟不公至今無



賢聖同上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閲千年而不改者其天定也東坡三槐堂記

一時之屈萬世之信東坡王元之畫像賛序

始以帝堯之聰姑試伯鯀終為孔子之聖不信宰予東坡責吕惠卿文

人去方知德業尊欒城集

端如甞橄欖苦過味方永山谷詩

難以口苦爭水清自見石同上

和氏有尺璧楚國無人知但知玉非石果有遭逢時同上互見解寃是真難滅

事變無常

經城復于隍易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詩 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詩

子臭腐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莊子

傳記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聞蓬萊水亦淺於往者會時畧半也顔真卿麻姑壇記

集悲泰山之為隍注城下地也楚辭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阮嗣宗詠懷詩 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劉孝標論

循環飜覆迅若波瀾選廣絶交論 人間百年物理千變名利

寵辱之情立愛憎毀譽之迹生東海波連天三度成桑田高岸高突兀斯須變谿谷天地猶尚然人情難久全夜半白刃銛旦來金石堅駱賓王

本朝芙蓉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蔭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荊棘也高甍巨棟水光日影動而下上其寬閒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壍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笑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嗥音

也歐文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毁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皆不可知也東坡凌虛臺記世道如奕棋變化不容覆坡詩

事出意表

子滕蛇無足而飛荀子虞氏者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必滅其家至期日之夜

聚農積兵以攻滅虞氏（列子）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然已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惟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莊子）魯酒薄而邯鄲圍（同上）藏舟於壑藏車於澤謂之固矣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莊子）毁譽萌生而不能照也（淮南子）日照天下蝕於蟾蜍螣蛇游露而殆於蝍蛆烏力勝日而勝於鵻䲶（同上）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王楚王酒吏求酒於趙不與吏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淮南）

子

史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隷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史記秦紀賈生論

諸將皆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西漢韓信傳

楚使者在九江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

王已歸漢楚何人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通鑑漢高祖相國何以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下相國廷尉械繫之通鑑漢高紀鼂錯為國遠慮禍反及身兩漢荆燕傳諸家子弟見光武絳衣大冠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東漢光武紀諸葛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

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懿斂軍退不敢偪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通鑑魏明紀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蜋襲其後也晉書石苞傳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晉書顧禍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通鑑晉元紀王朗言於趙王虎曰盛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伐宮材役者數萬吁嗟滿道太子宣怒會熒惑中房宣遂使太史令趙攬言於虎曰宜以貴臣王姓者當之虎曰誰可者攬曰

無貴於王領軍虎意惜朗使攬更言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虎乃下詔追罪波前議梏矢事腰斬之及其四子同上晉穆紀

瞻素執無鬼論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譚名理客甚有材辨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耶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晉書阮瞻傳

魏杜弼曰楚國亡猿禍延樹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通鑑梁紀五

見連累

魏杜弼曰禍生骨肉釁起腹心通鑑

隋帝曰譬如

猛虎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蝨所損食耳同上陳紀互見禍生所忽　震霆不及塞耳唐書李清傳　幽州都督王君廓在州驕縱多不法徵入朝長史李玄道房玄齡從甥憑君廓附書君廓私發之不識草書疑其告己罪行至渭南殺驛吏而逃通鑑唐太宗　姚崇與張説同為宰相張銜崇崇病戒諸子曰張為人好服玩吾身没之後汝其陳吾平生服玩寳帶重器羅列殯帳前張若不顧汝家事産族無類矣若顧此吾屬無虞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録進仍

先礱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刋削為辭當引使視其鐫仍告以昇聞上崇没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五四不數日文成叙述該詳後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為辭未周密欲加删改姚氏子引使者視其碑乃告以奏御使復命焉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筭生張説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舊唐書本傳互見心服料度二類

張廵守雍丘令狐潮引兵圍之城中矢盡廵縛藁為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

爭射之久乃知藁人還得數十萬矢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唐書亙見李出奇門

繫者泌之子也陽城盡疏延齡姦惡欲密論之以繫故人子使之繕寫繫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通鑑唐德宗

傳記蠹蝝仆柱梁寅蚑走牛羊說苑

集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司馬相如諫獵梁亙見禍生所忽

之亂兮陸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唐文粹亙見連累魯酒

致邯鄲之圍飛鳶生博者之禍 劉賓客 本持鄉曲譽肯料泥途辱 劉長卿 百鳥畏人林野宿翻遭網羅俎其肉 韋應物 解帶翻成結 同上 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瞑目 大公六韜 本朝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然不循其理則斧可折薪不可破 白鷗生意在滄浪不謂風塵有網羅 臨川集 謾說罷侯能置守趙高元不是封侯 邵堯夫秦詩

事出望外

經枯楊生荑 易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詩 發彼小豝殪此

大兕詩

子有不虞之譽孟離婁下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莊子

史秦燔書而易為卜筮之事傳者不絕西漢藝文志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史記灌嬰傳互見人生明則解裋褐而襲黼黻委畚築而據文軒後漢元載在中書有文人來投載贈河北一書文人至

幽州拆視之吏無一詞惟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試謁院吏斯須請書館之上客留連數日奉絹千疋通鑑華誠入翰林為學士党項擾河西宣宗召訪邊事誠援質古今條破伏羌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在吾禁署卿為朕行乎新唐書本傳

傳記以一壺飧得士二人戰國策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欲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爾歸丹仰天而嘆烏頭生白馬即生角秦王乃放歸呂氏春秋顧聰

為縣吏數被鞭棰因逃墟墓之間有二黄衣人曰劉君頗憶昔日周旋否僕二人乃王粲徐幹君前身是劉楨因出袖中書曰此君集也聰省覽了然明悟乃攜集見孫寀寀大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為小吏即以賓禮待之時謂死劉楨猶援得生顧聰牛僧儒幽怪録

集離疏釋屩而享膏梁人情駭觀如見買臣之綬梁劉孝儀

謝啓尋聲得器虚求實歸唐文粹

事在目前

經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詩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伐柯道不遠人記

子目擊而道存莊子

史馬援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睹帝曰敵在吾目中矣後漢

互見默會

事莫至盡

經罰弗及嗣書大禹謨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書胤征無忿疾于

頑無求備於一人書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詩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記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同上有餘不敢盡記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同上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也矣記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語仲尼不為已甚者孟子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莊子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家語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

馬將必佚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而造父不窮其馬故舜無佚民而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其心猶乃求馬不已家語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列子焚林而田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後必無民韓子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淮南子

史御者不盡馬之情史記夫差智伯極武而亡西漢陸賈傳黄

霸曰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本傳物禁太甚馮奉世傳聰明流通者戒於太察匡衡傳董卓曰窮寇勿逼歸衆勿追後漢皇甫嵩傳太剛則折至察無徒晉劉隗鼓繁氣易衰呌數力易竭通鑑宋太祖常獻曰為將當矢石時不可專勇通鑑梁武紀善惡太明亦有時而失通鑑唐太宗霆碎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必世而怒人臣耶唐書吳武陵傳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通鑑唐昭宗傳記樂毅曰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策戰國出妻令其可嫁同上晉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林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可偷後將無獲非其長術也呂氏春秋集許其後效以補前非白樂天不當束縛之馳騁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韓文致一物於必窮之地君子不為杜牧之互見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沙錮玉以璞長厚瑰瑚之木必茂重溟夜光之珠必頷驪龍抉而不止不窮則禍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

必窮（孫樵集）

本朝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東坡）

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邵堯夫）

事當可繼

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於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禮記檀弓上）

子魯法贖人取金於府子貢不取孔子曰自今以後魯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家語

史鼓繁氣易衰吽數力易竭通鑑宋太祖紀

事有反報

經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詩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記大學

子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孟子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同上人有

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也列子 蓄人者人必反蓄之莊子 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淮南子

史楚靈王聞羣公子之死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左昭十二 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曰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史本傳 衛鞅內刻刀鋸外深鈇鉞論因渭水盡赤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史記商君傳注

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侯也史記廣傳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同上義縱誅殺甚多上幸鼎湖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耶嗛之棄縱市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還自斃也前漢袁盎傳

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魏志王昶傳程普殺降者數百人皆令投火即自病瘖而卒吳志庾懌以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毒飯犬犬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耶二月懌飲鴆卒通鑑

劉毅夜投牛牧佛寺（晉殤紀）初桓蔚之敗也走投牛牧寺僧昌保藏之毅殺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蔚為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遂縊而死（通鑑晉安紀）

魏城陽王徽走至南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户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

他所使人扵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夢徵謂巳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冦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意所夢為實即掩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客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匹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梔足搥之至死通鑑梁高祖

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隂令武氏長髮勸上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卑辭

屈體以事后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未幾大幸通鑑唐高祖
索元禮武后時為推使作鐵籠箍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後以苛猛復受賕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乃服罪死獄中唐書
周興習法為秋官後有告興謀反詔來俊臣鞫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柰何興曰易耳内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乃命取甕熾火徐謂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叩頭伏罪唐書
元載專横上欲誅之收載於政事堂賜載自盡

於萬年縣載請主者願得快死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汚辱勿怪乃脫襪塞其口而殺之（通鑑唐代宗）盜發郭子儀父冢儀見上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同上）誣善者亦反其辜（通鑑唐僖宗）路岩為相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無詐岩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救賜死之榻也（通鑑唐懿宗）楊行密曰吾好寬而袁襲每勸我以殺此其所以不壽（通鑑唐僖宗）

傳記好稱人惡者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為人所憎說苑張易之兄弟競為豪侈後被誅百姓臠割其肉時謂走馬報朝野僉載傷賢者殃及三代蔽賢者身當其害黃石王略集韓設辯以激君呂居貨以賣國說難既道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班孟堅賓戲班姬收淚抱妾身我曾排擯無限人元微之

本朝盧多遜貶朱崖李符見趙普言朱崖雖海外而水土無惡地春州在內至者必死普頷之後符坐貶宣州

上怒未已普具述其事即以知春州半歲而卒談苑寇忠愍之貶時丁晉公馮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丁忽自疑乃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户人生何處不相逢歐公歸田録丁謂為相逐李迪時宋綬知制誥請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及謂貶朱崖宋猶當制誥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就川志石介既卒夏竦言於英宗曰介實不死走北邊矣乃

出字便發介棺以驗虛實其後夏竦之死吳奎曰夏竦多詐今死矣仁宗至其家命左右去竦面冪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冪其為人主之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耶東軒筆錄曹丕當時不自恥敢謂舜禹傳之堯得之以此失亦此誰知三馬同一槽歐公集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東坡文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

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司馬元顯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欒城文

事同一體

經同舟而濟則胡越不患乎異心畧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語子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荀富國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孔叢子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而畋唱和不

差者其利等也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鄧析子

史鄭伯謂燭之武曰鄭亡子亦有不利焉左僖三年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左僖五年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左傳左師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左襄三十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衆曰我家臣也不敢

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左昭二十五年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左定十二夫魯齊晉之脣齒脣亡齒寒左哀八宋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君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左傳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國語漢王曰吾翁即若翁漢書淮南王反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體之人也自擬禍及身故反耳通鑑漢高紀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西漢劉向傳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

實共之後漢朱穆田蚡曰程不識李廣俱東西宮衛尉令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西漢淮史傳李固曰譬猶一門之内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通鑑東漢紀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東漢李固傳互見影響相應猶頭之與足相資也通鑑漢桓紀呂範曰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均受其敗同上東漢紀慕容垂曰秦晉瓦合相待為彊一勝則俱豪一敗則俱弱晉武紀君臣猶父子也休戚同之唐高祖紀上常謂公卿曰茍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

吉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弑世基等亦誅唐太宗紀

傳記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太公六韜

未見子富而父貧也通典

事權不一

經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詩

子大道以多岐亡羊列子百醫守痛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莊子大臣内權而魏命亂矣司馬宣王與曹爽權相須文中子

史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左傳僖五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左傳哀十四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朝尹無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左傳韓宣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為政問於繆留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成子及闞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寡力者藉外雄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為交

以削地君之國危矣通鑑周顯王紀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同上漢武紀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托有如互市晉惠紀刑法不一獄訟繁滋劉頌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偽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難以檢其下同上二分政權鮮不階禍晉成紀時宰相無常官唯人主所與論議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南史宋高祖紀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齊東昏侯紀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

生殺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唐高宗紀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通鑑唐睿宗

傳記百人舉瓢瓢必裂戰國策

集一國三公十羊九牧陸宣公文

事不相干

史齊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渉吾地也左僖四　鄭龍鬭

國人請為禜焉子產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

覿馬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左昭十九

集鯨吞蛟鬬波成血深澗游魚樂不知白樂天 越人視秦人肥瘠忽然不加喜戚於其心韓文

事窮勢迫

子鳥窮則啄獸窮則搏家語人窮則詐馬窮則佚同上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莊天運 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孟梁惠王上

史鄭子家曰鹿死不擇音左文十七年 鋌而走險急何能擇

同上

宋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左宣十五年

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史屈原傳

無所容跡史屈原傳

首寒者利短褐飢者甘糟糠史秦始皇紀

秦之季世焚詩書坑儒士六藝從此闕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孔甲為陳王博士史儒林傳序

丁公為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相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

賢豈相戹哉西漢季布傳　樊噲曰如今人方為刀几我方為魚肉何辭焉通鑑漢高紀　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閒厚遺閼氏從解角直出同上　魏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後救火乎西漢高祖五王傳五入權變　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通鑑

紀漢文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前漢食貨志棲楚之下何求而不得西漢路温舒傳善人在患飢不及餐通鑑漢順紀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同上漢獻紀桑落瓦解其埶可見東漢馬融傳桓玄僭位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玄駭入蜀費恬毛祐擊之玄被箭子昇輒拔去之益州都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殺天子賊耳遂斬之昇曰我是豫章兒諸君勿見殺至江陵斬之晉書桓玄傳竇建德戰數

不利中槊楊武威追之建德墜馬曰勿殺我我夏王也武威擒之通鑑唐高祖紀

傳記奉漏甕沃焦釜戰國策窮猿奔林豈暇擇木世說上奔逃之士不避斧鉞王逸正陳思王曰寒者不望尺玉而思短褐飢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食物時有所急也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互見齊重明輕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栁顔氏家訓集魚由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劉孝標論療飢必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選文策爨鑊之魚期於消爛選檄

喪精亡魄失歸亡趣東京賦見恐懼 五 胡危命在破竹中杜工部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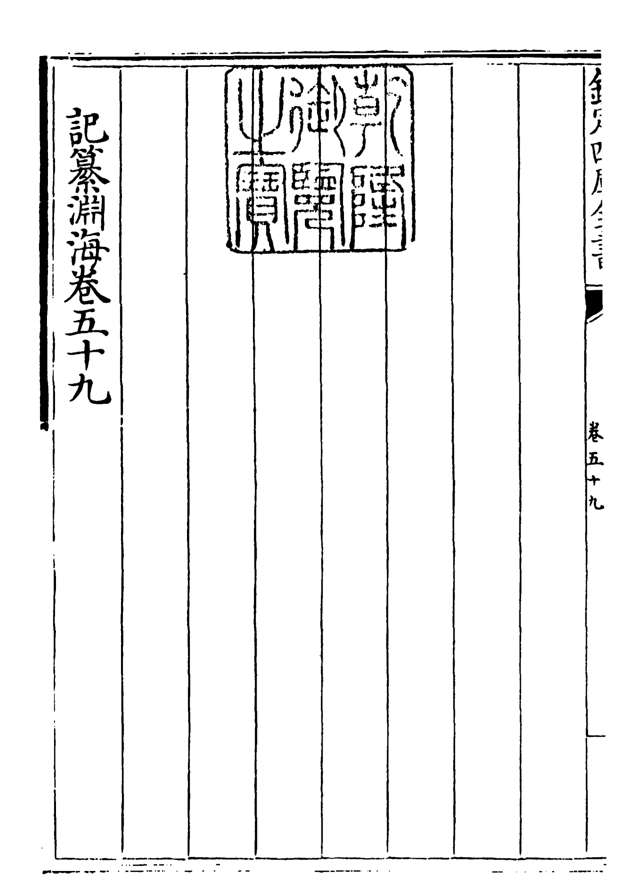
衣食闕少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白傅集 獸窮搏人

鹿急走隘之杜牧 魚窮爨鼎蟻懼捜穴司空表聖文

本朝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老蘇集 人情不問賢

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盖

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東坡



記纂淵海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記纂淵海卷六十

詳校官中書臣佘日煥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于　門

謄録監生臣李廷萬

記纂淵海卷六十

宋　潘自牧　撰

論議部

事必有極

經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大傳記）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孟子）

煥一體炷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通鑑宋太祖）

傳記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戰國策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同上

集延年不死壽何所止楚詞金石終銷毀謝惠連秋懷詩物壯誠有衰勢雄良易極陳子昂集盛色無千年李白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蔡邕表

事同體異

經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詩召旻哲夫成城哲婦傾城詩瞻仰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

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曲禮下記

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犯無隱同上

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檀弓上禮之於人

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禮運孔子見同出異記互趣

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陽貨語

子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隣

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户可也孟子離婁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同上盡心下盜

跖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然而君子不貴非禮義之中也荀子 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道則異矣荀子榮辱 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莊子 兎走於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得兎為定分也積兎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兎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慎子 互入事有定分 君子多聞見而心愈真小人多聞見而心愈

僞揚子註

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復讎者不怨鏌鋣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劍無情而人有心也劉子互見有意無意

史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左襄二十八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故其言者異則人心變矣

戰國策互入婦人識見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史日者傳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前漢食貨志

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冤前漢

姚宋二人每進見上輙為之起去則為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通鑑

傳記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呂氏春秋互見事有難易

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毛羽司馬遷報任安書

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晁錯用至忠之畧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柰其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是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阻其子為忠也李元賓

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天下稱其惡盖為人與為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

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陸宣公

本朝夜光之與蒸燭互照雖均質則異焉晏公類要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東坡乞免五谷劄子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不能為害東坡鶴亭記古人謂鵰鶚百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相遠同上

事各有體

經見同等不起上客起(禮曲禮下)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記曲禮下)婦人不立乘(同上)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　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曲禮下)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

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　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言不及犬馬　在朝言禮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並同上　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禮運　邇臣守和宰正

百官大臣慮四方表記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同上女子哭泣悲哀擊胷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問喪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禮器攘盜竊也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玉藻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異姓謂來嫁者也主於母與婦之名耳際會昏禮交接之會也著明也母婦之名不明則人倫亂也大傳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記武車不式介者不拜少儀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

以虞（同上）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揜恩（聘義）
子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孟公孫丑上）事生飾歡祭祀飾敬（荀子）
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公（慎子）道猶金石
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家老異飯而食殊
器而享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
省者為其害義也（同上）
史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東漢杜鄴傳）夫委大臣以大體
責小臣以小事為治之道也（通鑑唐憲宗）文舞用功成慶善

之樂武舞用神功破陣之樂同上唐高宗

杜黄裳曰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訟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飧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唐憲宗並同上

集家須男子繼國合大夫憂張承吉文集

本朝元祐初起文潞公以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為

崇政殿説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講色甚莊繼以諷諫潞公時年九十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或問正叔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聞見録

操約馭詳

經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書盤庚居敬行簡以臨其民語雍也故敬其父則子悦敬其兄則弟悦敬其君則臣悦敬

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孝經

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衆而不惑易略例

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

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

處璇璣以觀天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

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

約以存博簡以濟衆並同上

子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孟子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故君子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諸此者則操術然也荀子不苟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荀子非相舉其綱則衆目張若挈裘領順者不可勝數並荀子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璣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淮南子主術訓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

以制開闔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淮南子　天下為大治之在道四海為遠治之在心揚孝至　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代之遠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瞻視之所及然後知之也抱樸子對俗　舉一綱衆目張文中子

史石稱丈量徑而寡失西漢枚乘傳　互見事有簡徑　探端以知緒前漢

善為政者綱舉而目疎晉書劉頌傳　聖王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通鑑漢宣紀　執要而委務於下晉書

集統於一而應於萬（韓文）聖人篤近而舉遠（同上原人）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其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

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扵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

人畫宮于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用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材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柳文

梓人傳

端本澄源

經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易繫辭）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書君牙）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思齊）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角弓）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記緇衣）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記哀公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

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大學)自天子以至扵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大學並記)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語顏淵)季康子患盜問扵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問政扵孔子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並顏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苟正其身矣

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並語

子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離婁上其身

正而天下歸之同上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盡心下身

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同上並孟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

我無欲而民自樸老子聞修身未聞修國也君者儀也儀

正則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

方荀君道君子者治之源也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

則流濁同上　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辯矣上端誠則下愿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荀子正論

史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史酷吏傳序　罔密而姦不塞刑煩而民愈熳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誅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宜思所以清源正本之論前漢刑法志

管子曰先王端本肇末國語齊　春秋謂一為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前董仲舒傳　易

曰正其本萬物理同上杜欽傳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後漢陳忠傳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扣木本百枝皆動也同上李固傳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同上郎顗傳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矣通鑑漢盧植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三國志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齊其領通鑑魏明紀荀勉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同上晉武紀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北史袁翻傳禍

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通鑑梁高祖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同上唐太宗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怨愁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同上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同上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舊唐書魏徵傳陸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爾苟清其源何憂不治通鑑天下本無事

庸人擾之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邪唐陸象先傳上嘗問裴垍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通鑑唐憲宗

集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晉裴頠女史箴互入影響相應

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韓文答李翊書澄其源而流其清韓文

本朝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之說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子之道孔氏之道

明則百家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歐文本論

陰驅黙化

經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易四方風動書大禹謨爾惟風下民惟草君陳爾身克正罔敢弗正同上翩彼飛鴞集於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詩泮水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濟其民則民德一記緇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角弓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中庸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祭義好賢如緇

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記

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同上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詩角弓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

國作亂其機如此大學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

遺則民不偷語泰伯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

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同上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顏淵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

必偃同上其身正不令而行子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馬（陽貨並語）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孝經）

子文武興則民好善（孟告子上）孔子為中都宰路不拾遺器不彫偽（家語）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盡心上）孔子為政魯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淫不制）慎潰氏越境而走（奢侈）鬻牛馬者不飾價賣羔豚者不加飾（家語）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于大夫大夫讓于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

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為閒田家語

孔子遭戹於陳蔡之間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

終旅人解甲而罷家語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荀子

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

涖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

禮義則下多德讓同上夷惠變貪革薄千載聞之猶有感

激孟子注南郭順子正容以悟物使人之意也消莊子市南

宜僚弄丸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秉羽而郢人投兵同上子

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愧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愧矣淮南子精神訓昔舜耕於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德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淮南子原道訓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揚子孔子用於魯齊人歸其侵疆同上

史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不敢違也左一人刑

善百姓休和　士會將中軍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左　孔
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君者公羊傳　孔
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
是叔孫帥師墮郈季孫仲孫帥師墮費同上　舜耕歷山歷
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史記五帝紀　西伯
行善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如周入界耕者讓畔民俗
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
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史周紀　孔子與聞

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價男女行者别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史孔子世家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史李斯傳萬石君子孫有過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因長跪肉袒固謝罪改之前漢同上五入示人以意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通鑑漢文紀上設禮義廉恥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

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前漢賈誼傳 韓延壽守馮翊民有昆弟訟田延壽閉閤思過於是訟者宗族相責此兩昆弟深自愧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後民莫敢以辭訟自言者前漢同上互見政事 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奸邪為之不起前漢蓋寬饒傳 宋均為九江太守虎相與東渡江後漢同上 孟嘗遷合浦太守去珠復還同上 王烈所居市

無二價東漢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劉昆傳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王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　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靡不服深遠去鄙吝同上譬如靈著在林林無毒草威鳳在野野集仁禽許邵傳舜歌南風不下堂而天下治步騭傳涉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立志晉羊祜傳天下改目暴貪斂手北史李彪傳徐有功為蒲州司法以寬為治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

修通鑑武后 唐陸贄秉筆内翰標狡向風懦夫增氣唐書同上 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傳 楊綰始輔政中丞崔寬本豪俊城南別墅池觀堂皁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毁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百數省損纔留十餘騎郭子儀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同上贊 綰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同上 毛玠以清德為魏尚書而人不敢鮮衣美食李程傳 魯秉周禮齊

不加兵于休烈傳陽公在朝四方聞風貪冒苟進邪溥之夫沮其志雖徵師尹之位而人實瞻望焉同上至潮與鱷魚約數日水涸西徙潮無鱷魚患韓愈楚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渴困不敢視韓朝宗移書諭神自是亡恙唐書冀鈌以禮遜升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唐薛登傳可使縶暑坐變清凉五代史郭崇韜傳傳記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命子孫訓之曰不善之人未必本不慈習與性成如

梁上君子是也盜驚自投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然當由貧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竊東觀漢紀程普頗以年長每周瑜瑜折節下之不與計普後自敬而親重之告人曰吾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江表傳宓子賤為單父宰鳴琴不下堂而單父自治呂氏春秋子產相鄭桃李之垂於街者莫之援也同上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走屨決背而行三十步復取之左右問曰王何惜一踦屨乎王曰楚國雖貧豈

愛一蹄履哉惡與偕出弗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賈誼新書人問郭文曰虎狼害人先生獨不畏乎文曰人無害獸心獸亦不害人耳高士傳孔子居相位相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鹽鐵論

集不言之化若門到户説矣齊竟陵王行狀鄰國有媮衣食帶刀劍椎埋胠篋之類鬬雞走狗之豪莫不靡下風馴雅素陳子昂集懷梟鴟以好音消祲沴為和氣陸宣公文魯有泮林

烏革其音劉賓客集自從郤縠為元帥大將歸來盡把書同上

鸞鳳一鳴蜩螗革音同上始知聽韶濩可使心和平白侍郎

令修於庭戶數月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唐文粹記

陽城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韓文諫臣論

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民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

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韓文柳州羅池廟碑鼠無夜動梟變好音柳文
本朝渡海鯨波息登山豹霧消楊文公集凜凜乎其若處女之在閨也兢兢乎其若懷千金之璧而行也夫是以不仁者不敢至其墻不義者不敢過其門東坡密謝上表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色東坡方山子傳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閒皆化其德尊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東坡司馬行狀使人之意消不善無由萌東坡詩

以衛武之年踐呂尚之位安然無作則功名自隆黙然無言則卿尹自化當以至靜之德坐鎮羣動之樞蘇子由文彦博乞致仕不允批荅互見老成

兼收並畜

經翕受敷施書臯陶謨

子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大管子工之制木也大者以為舟航柱梁小者以為檝楔脩者以為榱櫊短者以為侏儒枅櫨無大小脩短皆得其所宜同上互見隨材器使以天下為

之籠則雀無所逃莊子庚桑楚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棟梁阿衡之材櫨柱楣椽之樸森然陳於目前大厦之器具矣孫子張天下以為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淮南子

史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姜姬無棄蕉萃左成九年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通鑑周紀狗盜雞鳴孟嘗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及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史孟嘗君傳互見因事見人太山

不遜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史記李斯傳譬諸材木洪纖曲直各有所施晉書阮咸傳陶侃為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餘雪猶濕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晉書互入微有小補若榱椽梁柱以成大室戴負偃植各安所施而無遺材唐劉弘基賛互入隨材器使元行沖謂狄仁傑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竊計明公之

門珍味多矣請備藥物之末仁傑曰君正吾藥籠中之物何可一日無也通鑑唐紀互見自薦

集頓彌天之網收萬仞之魚量之以谿谷數之以陔兆何其壯乎應璩報季然書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陸宣公文水之細者河海假其深材之短者棟梁資其峻唐文粹互見細微有補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居楔各得其宜以成屋室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

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姸卓犖為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韓文進學解互入隨材器使）丞相方築太平之基架羣材立清廟（陸魯望）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韓文）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韓集互見隨材器使）會結彌天網盡取一無遺（元稹集）尺寸之材無所棄（元微之集）銖銅寸鐵罔有孑遺（白樂天集）曲輪直桷各適於用（皇甫湜）常思掄羣才以為國家治譬如匠見木礙眼皆不棄

楣㮰與棟梁施之皆有位忽然豎明堂一揮立能致（杜牧之集）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朝自房杜以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而得美任則自堯以降聖人率多子弟（杜牧之集）

本朝古者至治之世自瞽䁥昏瞶侏儒籧篨戚施之人上所以使者皆各盡其材（臨川集） 扳十覬五人之用累百求一鶚之精（欒城詩） 吾聞調羹鼎異味及粉槿豈其供王

蓋而棄會稽箭山谷詩

貞不可㓕

經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語陽貨

子有人衿此藏十鎰之金雖行貸而食人謂之富矣荀子

互見不受窶

鍾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其色不變淮南子

琬琰之玉在汙泥之中雖廉者不釋也美之所在雖汙

辱世不能賤同上荊山之玉潛光荊石之中雖有千仞之

土不能掩其光抱樸子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燔而

不可滅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劉子）史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左宣十二年）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通鑑齊太祖）白玉投泥豈能相汙（北史穆弼傳）崔沔舉賢良高第不中者痛訾之武后勅有司覆試沔對益工遂爲第一（唐書）干將雖折不改其光（舊唐書楊於陵）

傳記周有砥石宋有結綠梁有縣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戰國策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其堅呂氏春秋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輝韓詩外傳夫良玉徑尺雖千仞之土不能掩其光明珠度寸雖有函丈之石不能戢其曜虞㳄佑高士傳集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選四子講德論薰臭猶芳選連珠珠碎無土色玉墜無瓦聲劍折有寸利鏡破有片明元稹集持謝衆人口銷盡猶是金同上神劒土不蝕異布火

不燋元微之集金可鎔不可使為汙腐水可濁不可使為塵糞元次山互見有定力白玉雖塵垢拂拭還光輝韋應物集沉璜瘞珮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柳弔屈原文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然劉賔客珠非塵可昏同上杞梓植於深林人雖不知不妨其為天下之材也歐陽詹文劍雖埋而氣在白樂天不有百鍊火孰知寸金精孟東野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同上擣麝成塵香不滅拋蓮作寸絲難絕杜牧之照乘之珍難晦符彩唐文粹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

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同上日月晦而更明隨和幽而不昧夫豫章珠璣鏌鋣毛嬙終不慮隱之櫝之橈之椎之之為患而擁腫礫石鉛鈍宿瘤之排蔽但發有疾徐耳同上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作寶劍名龍泉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埋沉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郭元振寶

劍歌

本朝譬如埋金玉不耗精與英歐公集三光萬古不磨滅

孔孟困一生毀逐遭百端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同上

所以忠義士恃此死不難同上

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消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讐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歐公蘇氏文集序

金百鍊以為鑑而萬物不能遁其形及為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

乎瓦甓然而一遇良工加之礲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毛髮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歐公祭劉給事文

軒昂磊落突兀峥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歐公祭石曼卿文

故曰久而無獘者道隱而終顯者誠歐公漢郎中于君碑

又知物貴久至寳見百錬歐公集

黑月在濁水何嘗不清明東坡詩

骨可朽爛心難窮同上

百錬竟不變欒城集

靈珠在泥沙光景不可昏臨川集

刼火洞然不燼惟玉楊中立弔劉安世文

金百死而不化陳文璀經百煉而火自銷金不亡是真金也鳴道安正忘筌集師篇

假不可掩

子强哭者雖疾不哀强歡者雖笑不樂淮南子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揚子

史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涅緇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南史謝靈運傳

傳記楊炯常呼朝士為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

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

朝野僉載

集草螢有耀終非火荷露雖圓豈是珠 白樂天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竟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出近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

此耳因跳踉大闞斷其喉盡其肉而去柳文

本朝如翦綵為花花則無不似只是無他造化不可及處明道二程語録

識真者罕

子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黃華則嗑然而笑莊子

史直道而行多讐少與西漢蓋寛饒傳

傳記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

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劉向新序

集誰憐松桂性競愛桃李陰韓集齋財入市賣貴者怕難售同上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同上

本朝時無鍾期誰識高山之意人非季札豈知治世之音歐公謝泗倅向都官示詩啟折楊黃華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

知音四海無幾人況乃區區郢中小臨川集才大占難用論高常近迂坡詩

先於自治

經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儒行記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大學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同上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學而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

氣斯遠鄙倍矣泰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衛靈公

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孟告子下大人者正

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

世不能亂同上寄汲莫若鑿井淮南子臨河欲魚不如退而

織網文子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然

後人敬諸揚子吾大器者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

治人揚先知

史臧武仲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

而後可以治人左襄二十一年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左昭元無瑕者可以戮人左昭四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西漢董仲舒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枚乘傳

集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鈎射之術或未盡也選自試表務出人之名安得不厲出人之器戰横行之陳安得不振横行之畧皇甫湜

任其自然

子性所長非所短性短非所續莊子駢拇篇　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文中子問易

史荒服之外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使其為冦不能為臣不得唐書突厥傳序又見控制有道

集茍不知我而謂我盜跖吾又安取懼焉茍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柳文謗譽

本朝美者自美吾何為而喜惡者自惡吾何為而怒去自去耳吾何鈌而追來自來耳吾何妨而拒臨川集　蓄髮

付天公缺壞不可修東坡

盡其在我

經寧適弗來微我弗顧寧適不來微我有咎詩伐木　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記中庸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語里仁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語顏淵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語憲問　子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孟盡心上　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能

使人必用己故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荀子非十二子亙入知恥君子慕其在己者不慕其在天者荀子天道蘭生幽室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淮南子說山訓

史心茍無瑕何恤乎無家左閔一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子產曰夫人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

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左襄三十二苟能修身何患不榮東方朔士病不能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西漢夏侯傳內省不疚何恤人言東漢班超傳互入無愧虞世南曰若德不修雖獲麟鳳終是無補但執政無闕雖有災何損於時唐書

集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韓文公進學解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患不得犀兕而剸之不患其不利也柳文君子抱仁義不懼天地

傾 王建集

本朝清香肯以無人減 歐公 可取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 東坡四菩薩記

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東坡墨妙亭記

在人所為

經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多方書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禮運記互入事同體異

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孟子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孟子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孟離婁下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

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孟盡心下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孟告子上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荀子勸學湮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荀子脩身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讐人役荀子仲尼日月星辰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有治

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荀子天道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　為君子則常安榮為小人則常危辱荀子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耳荀子脩身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揚子學行希驥之馬亦驥之乗也希顔之人亦顔之徒也同上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揚子脩身見畏與召侮無不由己揚子五百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

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揚子互入間不容髮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揚子互入矯揉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揚子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亢倉子令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御腐鼠蒙蝟皮衣豹裘革帶死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眼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悇癢心而悅其色矣淮南子故魏兩用樓翟吳起

而亡西河湣王專用淖齒而死於東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用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淮南子

史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左閔三

閔子騫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左襄二十三

李斯見吏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

不見人犬之憂斯乃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史本傳令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所共見也西漢賈誼治安策

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至季年有十年之積晉書

許敬宗嘆曰士之登庸子孫世業履道則為衣冠失緒則為匠庶來護男兒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

夫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新唐書）

豈有常（上通鑑唐武后）疏曰雖雄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

宗之歷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通鑑後唐）

明宗

傳記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

廬以吳戰勝無敵夫差以吳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

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黎之宫（大戴禮記）

集必若所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以為易於反掌

安於泰山選枚上吳王書

互入間不容髪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汙泥流濬則沼沚陸宣公文

善根苟種佛果終成白樂天

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得而縶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為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為人所為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斃自絶吾信夫狂之聖也柳文楊誨之第二書

本朝越人之望燕為絶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

至臨川集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獘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欒城集　方寸之地清之則為高明虛靜之府雜之則為塵垢滓穢之囊　鷹之鷙不可以為慈化而為鳩則鷙性盡矣橘之甘不可以為苦變而為枳則甘味忘矣並鳴道集　或問伊川氏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胡氏傳家録

人皆有分

經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書

子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孟子告子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同上塗之人可以為禹荀子性惡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希顏之人亦顏之徒也希之則是揚子

傳記動靜之物日月所照莫不砥礪大戴記

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杜工部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卬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鬛飛

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柳文楊誨之第二書）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李習之）禽魚各翔泳草木遍芬芳（韋應物集）

本朝春風無先後爛漫爭紅白（歐公集）草木本無情及時如自得（同上）不及牆根花與草春來無處不芳菲（同上）造化未嘗私一物各隨姸醜自芳菲（歐公春帖子皇帝閤詞）陽和不擇地海角亦逢春（古今詩話）

以勤補拙

子跬步不休跛鼈千里荀子駑馬十駕功在不捨同上

人心易感

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詩小序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易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寛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樂記子韓娥之齊鬻歌聲哀一里老幼悲怨復為長歌老幼

喜抃列子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於憂動諸琴瑟形諸聲音而能使人為諸哀樂淮南子荊軻入秦朱亥擊筑歌於易水之上聞者瞋目髮直穿冠趙王遷於房陵心懷故鄉山谷之謳聽者嗚咽泣流連列子箪醪注流軍士通醉溫辭一灑師人挾纊並列子

史楚伐蕭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左成十二燕昭王為郭隗改築臺師事之其後樂毅

自魏往趙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史記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通鑑漢高紀趙佗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

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而不遜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南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下令去帝制稱臣通鑑漢文紀悲者不可為累欷思者不可為嘆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為之低徊不食雍門子一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西漢中山靖王勝傳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悲泣則一坐皆不樂前漢法志一夫得情千室鳴

紾後漢循吏傳姜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慚感念悲哀隣里為之罷社三國魏志羊祜都督荊州有吞併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有畧吳二兒為俘皆送還其家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游獵常

止晉地若禽獸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晉羊祜傳劉疇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吹之為出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賈偕去晉書互入處事閒暇轉移人心劉琨在晉陽嘗為羣騎所圍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金笳賊流涕欷歔向曉復吹

之賊棄圍而走晉書本傳亙入處事閒暇坐以制勝轉移人心三門劉弘每有興發手書守相叮嚀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通鑑晉懷記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通鑑梁高祖宇文泰從賀拔岳入關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同上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通鑑唐太宗上見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士卒莫不感悅有不預征名自願以私裝從軍

動以千計皆曰不求縣官勳賞惟願效死遼東通鑑唐太宗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通鑑唐肅宗李懷光叛其將降馬燧以數騎入城慰撫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通鑑唐德宗唐德宗在奉天時赦令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思奮唐書僕固懷恩誘吐蕃等南下急召郭子儀屯涇陽回紇曰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請無往子儀曰敵數十倍之衆

令力固不勝至誠感神況敵乎諸將請選鐵騎五百子儀曰適足以為害也即傳呼曰令公來敵初疑持滿注矢以待之子儀以數十騎徐出免冑而勞之曰汝等久同忠義何至於是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入朝舊唐本傳互入處事閒暇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嘆曰倔強者果何益乎通鑑唐憲宗互入倔強裴度以蔡卒為

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途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鬬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之樂通鑑

唐憲宗

傳記昔者良將之用兵饋簞醪者投諸河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

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黄石公三畧互入與士卒一體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外墳墓生荆棘狐兎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曰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桓譚新論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周庾信思舊銘簞醪投河三軍奮感刓印在手萬夫睽離陳子昂集降將有依風之感宮人成憶月之歌劉賓客一客失意行十客顔色低姚少監

本朝河西諸將讀璽書而知天子之聖明河北叛臣聞赦令而致武夫之涕泣_{欒城集}

示人以意

經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_{周禮夏官挈壺氏}

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_{記曲禮上}

成王有過則撻伯禽_{記文王世子}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

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並陽貨）子宓子賤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使己不得行其政請君之近吏二與之俱至官宓子賤戒其邑令二吏方書掣其肘書不善則怒之二吏辭歸魯君以問孔子子曰意者以此為諫乎公悟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子決為之（家語屈節篇）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孟公孫丑下）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荀子）越王勾踐欲伐吳欲民輕

死生見鬬鼃乃下軾從者曰王何敬也曰以其勇絶故也其後國人輕命死戰韓非子

越王勾踐謀報吴欲人之勇路逢怒鼃下車而揖之尹文子

舜藏金千斤於嶄岩之下所以塞貪鄙之心淮南子

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淮南子人間訓

史楚侵鄭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正於伯州犂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左襄二十六秦穆公使孟明視等襲鄭侵晉渡河焚舟大敗晉人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願得賢士以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史燕世家楚

懷王使項羽為將軍伐秦羽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於是大破秦軍史記　上大封功臣其餘争功不決未得行封諸將偶語張良曰上所憎誰甚曰雍齒良曰今先封齒以示羣臣羣臣皆喜西漢張良傳　漢高祖怨其嫂之轑釜乃封其子為羹頡侯楚元王傳　互入報怨朱虛侯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踈非其種者鋤而去之通鑑漢高后　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

酪之便美也通鑑漢高后帝居禁中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尚席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通鑑漢景紀萬石君子孫有過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西漢本傳互入陰騭化又入教子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羣臣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通鑑漢文紀匈奴徙蘇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通鑑漢武紀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指白

立許倢伃為皇后（通鑑漢宣紀）韋賢薨長子松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次子大河都尉玄成為後玄成深知其非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同前）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西漢上）欲封諸舅太后不聽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

似游龍倉頭衣緑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絶歲用而已兾以默愧其心通鑑漢章紀

周紆為雒陽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强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同上

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竒節隱居參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之曰水者欲吾清也㧞大

本者欲吾擊强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後漢繆
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
鬬爭彤乃掩戶自撾曰繆彤不能正家弟及諸婦聞之
皆叩頭謝罪漢書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後漢裴楷傳魏于禁
降關公會吳孫權禽公禁在吳吳稱藩遣禁還拜為安
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
畫關公戰克龎德憤怒禁降伏之狀禁見慚恚發病薨
魏志張郃傳范粲陽狂不言子孫常侍左右至有婚冠大事

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不言三十六載（晉書）吐谷渾王阿柴疾召諸子二十人各獻一箭取一箭與其弟折之又取二十箭共一束與其弟折之不能折阿柴曰汝知之乎孤則易折離則易摧汝曹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通鑑晉紀　互入衆力易成）顏延之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宋書）王儉作長梁齋制度小過王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通鑑齊太祖　互入人心易感）金州刺史滕王元

嬰驕奢縱逸居亮隂中畋遊無節數夜開城門勞擾百姓或引弓彈人或埋人雪中以戲笑上致書切讓之不致於法書下上考以愧其心元嬰與蔣王惲皆好聚斂上嘗賜諸王帛各五百叚獨不及二王勅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為錢貫二王大慚通鑑

唐紀何易于為益昌令大守崔樸遊宴江上索民挽舟易于腰笏挽焉太守問狀對曰民方耕桑不可役縣令閒暇當任其勞樸慚乃罷唐書李林甫居相位諫官無敢言

者杜璡以上書言事斥林甫乃因以語動其餘曰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唐書李林甫傳

傳記燕昭王遣使齎千金市千里之馬未至而馬死使者買死馬之骨以歸王大怒使者曰死者尚市之况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於是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馬戰國策

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春秋後語互入毀謗及不信讒

武王伐紂過塹斬柵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說苑楚莊王好獵夫人樊姬數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二年王感之而勤於政事古列傳齊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同上舜捐珠玉於五湖之淵杜淫邪絕覬媚之情也陸賈新語晏平仲以齊君奢故辭其朝冠振其鹿裘風俗通

集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焉其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出而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

為也以東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臣注文選

本朝仁宗三司使請榷河北鹽仁宗批奏牘後不許時賈昌朝守北都至即刻石於府園慶本亭上及賈公再守魏而提刑薛向客奏行榷法託以他事入議賈公具知其計及其還置酒邀之中食引至慶本亭相對酒五行無他語向顧見刻石知事已露遂不復議榷事龍川志

反鋒而用

子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老子夫狐之搏

雉也卑體弭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禽也使狐嗔目見其必殺之勢雉亦知憚遠飛以避其怒矣淮南子

史鷙鳥之擊必匿其形史越世家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左傳楚子元伐鄭懸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楚師夜遁左莊二十八

楚子享公好以大屈名弓既而悔之薳啟彊聞之見公

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曰齊與晉君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公懼乃反之左
智伯請地於韓康子段規曰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王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矣通鑑周紀
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髠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髠仰天大笑冠纓索絶王曰先生少之乎髠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髠曰今日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

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扵是齊威王乃益齎黄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史記滑稽傳

楚優孟嘗以談笑風諫楚莊王有愛馬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不可孟入殿門仰天大笑曰楚國堂堂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曰臣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

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史滑稽傳

燕將騎刼攻齊即墨齊將田單拒守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齊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遥見涕泣其欲出

戰怒皆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與士卒分功因大敗燕史記田單相齊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出水不能行單解其裘而衣之襄王怒之曰田單之施於人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誅恐後之變也有貫珠者曰王不如因以為已善嘉善之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憂之稱寡人之意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朝日宜召田單而揖於廷口勞之乃布

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者曰田單之憂人嗟乃王之教也通鑑周紀魏與楚攻韓韓告急於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孫臏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與輕鋭倍日併行逐入史記蘇秦說趙肅侯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史記蘇秦傳齊大夫使人刺蘇秦求賊不

得秦且死謂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史本傳張良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燒絕棧道項羽以此無西憂漢乃發兵北擊齊史留侯世家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擊齊通鑑漢高紀韓信擊趙乃使萬人先行出

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開壁擊之大戰信棄鼓旗走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破趙軍斬成安君西漢韓信傳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同上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王使至漢陳平使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為亞夫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通鑑漢高紀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為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

翁幸分我一杯羮同前朱虚侯章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太后燕飲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劒斬之而還通鑑漢高后紀陳平使人刼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説呂禄曰令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通鑑漢后紀 王生

在廷中謂張釋之曰吾襪解為我結韈釋之跪而受之或讓生生曰廷尉天下名臣吾聊使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西漢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更加賞賜以愧其心並前漢文帝贊龔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通鑑漢宣紀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西漢班固貨殖傳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東漢桓譚傳耿恭曰漢家神箭其中創者必有異敵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匈奴

震怖相謂曰漢兵真可畏也通鑑漢明紀廣陵賊張嬰寇亂梁冀以張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扵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十人以書諭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通鑑漢順紀虞詡為武都太守羌率衆數千遮詡扵陳倉崤谷詡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後漢書曹操攻吕布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黄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黄

馬者摽突出引還通鑑漢紀五入當面蹉過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

德弱以為强鮮不遂矣通鑑魏明紀後秦主萇還安定秦主

登就食新平率衆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萇命營中哭

以應之登乃退通鑑晉武紀顔峻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

令後人笑汝拙也通鑑宋世祖侯景與宇文泰合戰泰墜地

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杖泰背

罵曰㰅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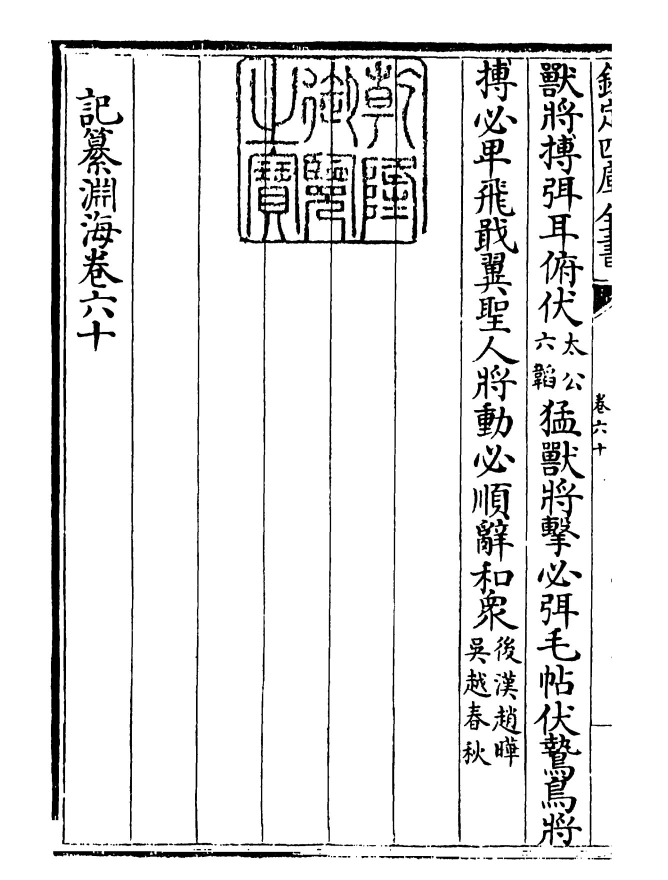
人舍之通鑑梁高祖慕容紹宗擊侯景景衆大潰爭赴渦水

使謂紹宗曰景此就擒公復何用同前唐高祖與李密書曰名利之地鋒鏑縱横深慎垂堂勉茲洪業密得書甚悦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於是不虞義師而專意於世充唐書李密傳長孫順德受人餽絹太宗於殿廷賜絹數十疋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重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通鑑唐太宗紀顔真卿為平原守安禄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為托修城浚濠乃陽會多士泛舟於池飲酒賦詩或譖於禄山禄山以為書生不足虞也唐書李克用

或以非罪怒將吏蓋寓必陽助之怒克用常釋之通鑑唐昭宗紀

傳記魏王遺楚王美人王悅之夫人鄭袖衣服玩好之甚於王王曰婦人妬其情也今袖知寡人悅新人其愛之甚此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忠臣之所以事君也袖知王以己為不妬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然惡子鼻新人見王掩其鼻王曰新人掩鼻何也袖曰似惡聞君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戰國策　互入嫉妬

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



獸將搏弭耳俯伏太公六韜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鷙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後漢趙曄吳越春秋

記纂淵海卷六十